



# 陆游名篇赏析

康锦屏 陈刚 刘扬体



# 陆游名篇赏析

康锦屏 陈刚 刘扬体



荆楚市作家文艺出版社

## 陆游名篇赏析

lu you ming pian shang xi

康锦屏 陈刚 刘扬体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18,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2-0105-0/I·101

定 价：4.05元

## 作者介绍

康锦屏 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为全国教育学院、师专系统古汉语研究会副秘书长。所撰论文有《论汉语语法的发展趋势》(1987年《玉溪师专学报》)等。与人合作主编的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复习指要》、《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复习指要》、《现代汉语复习指要》、《写作复习指要》(1987年，由能源出版社出版)。参加编写的有“各类成人高考复习指导丛书”《语文》(198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刚 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东城职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撰有《要重视借鉴古文的写法》(《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6期)、《古汉语中实词的特殊用法》、《古汉语中的被动句》(收入《古代汉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多篇文章。曾担任“各类成人高考复习指导丛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副主编，并为“中学教师合格考核复习指导丛书”中《写作》《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能源出版社1987年出版)主编之一。

刘扬体 196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辑。1981年初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撰有《病态文学的盛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辑)、《简论鸳鸯蝴蝶派》(收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学术

论文及《表演的气度与改编的视角》等文艺评论，并有《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一书出版（1987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前　　言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十七日风雨潇潇之晨，在淮河上游途中的一只船上，一个婴儿出生了，这就是以后在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的巨星——陆游。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因其异常仰慕北宋词人秦观(字少游)，故以秦观的名为字，秦观的字为名。

陆游一生以诗歌为武器，向着民族的敌人，向着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派猛击，从不退让，从不妥协！

陆游又以诗歌为桥梁，把自己与广大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表达人民的理想和追求，催人泪下，令人振奋！

陆游还以诗歌为画笔，把祖国各地和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不加雕饰地描绘出来，让人在诗情画意中获得美的享受。

陆游更以诗歌为工具，把自己对各个方面政治见解表达出来，讽刺针砭，振聋发聩，起到了时代鼓手的战斗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陆游成为诗界闪亮的巨星呢？我们可以从时代、家风、师承、经历几方面加以探讨。

陆游出生的那年冬天，金兵大举南侵。继开封沦陷之后，徽、钦二宗被俘，康王赵构逃至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最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宋高

宗、孝宗、光宗、宁宗，都没有积极抗战的决心，致使北中国长期沦于金人铁蹄之下。面对这种局面，一生以抗战为己任的陆游，只能痛呼“死前恨不见中原”而含着悲愤离开了人世。

陆游出身于正直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陆佃不畏权势，富有民族思想，生活清贫自持；他的父亲陆宰身当民族危亡之秋，常与爱国的士大夫们往来，不忘抗金，时时以国耻为念。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影响，使陆游健康成长起来。

陆游的老师曾几是当时有名的诗人。金兵入侵之后，曾几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陆游不仅向曾几学作诗，而且向曾几学做人。他曾向曾几保证说：“名节倘全，是则不辱于门下。”晚年还因未能参加开禧年间的北伐，而深深感到有愧于老师。可见曾几的爱国言行对陆游的影响是很大的。

陆游一生坎坷，举进士虽名列第一，但却遭秦桧打击而黜名，直到三十四岁时，才被任为福建宁德县小吏。入仕途后虽也有从军南郑的喜悦，但总的来说，生活道路是艰辛的，在壮志难酬的痛苦熬煎中销磨岁月。他要披肝沥胆陈述复国兴邦的良策，当权者就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的罪名免他的官；他要开义仓拨粟赈济江西灾民，昏愦的朝廷就以“擅权”的罪名革他的职。在黜陟沉浮的经历中，诗人痛切感到爱民有罪，报国无路，内心深处凝聚了无穷的怨愤。尽管抗战路上荆棘丛生，但在披荆斩棘的奋进中，陆游的恢复志越来越坚定，爱国情越来越深厚，即使在二十年的山居务农生活中，也没有忘记恢复中原，七十二岁高龄还在高唱悲壮的爱国之歌：“鸡犬相闻三千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河山夕照红。”（《感事》）

由此可知，是时代孕育出了伟大的爱国诗人！  
是家庭的教育，师友的薰陶，哺育了伟大的爱国诗人！  
是艰辛而严酷的现实生活阅历，造就了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就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战斗纪录，因而要了解他的诗，就应该追踪他战斗生活的足迹，牢牢地把握住南宋时代的脉搏。

他生活在南宋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参与了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力说张浚用兵，以枢密院编修官的身份，积极筹划，支持北伐；他接受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征聘，献“经略中原”之策；他晚年不顾道学家的非议，支持韩侂胄北伐，毅然出仕，三为史官。他用丰富的战斗生活，用生命与热血，奏出了一支支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歌。

在历史人物中，既有爱国的思想，又有爱国的行动；既忠诚于国家，又忠诚于人民；既爱国，又不盲目忠君这样的人是不多的。陆游却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正因为这样，这位诗人才深受南宋百姓的热爱，致使有的人家“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也正因为这样，梁启超才推许陆游是“亘古男儿一放翁”的。

陆游作为爱国志士，他是南宋的“国魂”；作为爱国诗人，他也是南宋的“诗魂”。陆游继承了屈原诗歌的传统，吸取了杜甫诗歌的精神，把十分之九的篇幅用来吟诵民族斗争，歌颂爱国壮举，鼓舞人们恢复中原，实现九州统一。陆

游胆识过人，志在恢复，但南宋小王朝却弃而不用，这是志士的不幸，然而却是诗人的大幸。陆游把爱国血、忧时泪、爱民情，抒发在诗中、词中、文中，给了后代多么丰富的精神营养！这里，我们追寻诗人的生活足迹，循着诗人的创作道路，来探讨他的诗歌的思想艺术特点。

陆游在《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首识之》之一中说：“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宁知竟鹵莽，所得才土苴。入海殊未深，珠玑不盈把。老来似少进，遇兴便倾泻。犹能起后生，黄河吞巨野。”正好概括了陆游诗歌演变的三个阶段。

### 一、早期诗歌

陆游入蜀以前所写的诗为早期诗，共有诗一万八千八百首，经多次筛选，仅存九十四首。诗人早年颇受江西派诗人吕本中、曾几的影响；又喜梅尧臣的诗，常常模仿取法。诗人自己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由于这时期的诗歌绝大部分已经删去，“工藻绘”的特点难于知道了。

从现存的九十多首诗来看，学江西派和梅尧臣的诗的迹象，仍清楚可见。古体诗如《醉中歌》等，盘硬排奡，有类江西派诗；近体如《马上》等，其拗涩处也似江西派诗。《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韦云所寓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怀》诗，不仅明言是学梅尧臣的，而且诗风的纤徐古淡，极其酷似梅尧臣的诗。这时期的诗作尽管自江西诗派入手，有模仿的痕迹，但在艺术成就上，却青出于蓝，突破了江西派的藩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诗境有豪迈的，有曲折的，有畅达的。笔力之大，气魄之雄，才思之敏，迥异常人，如《度浮桥至南台》：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

笔力饱满，气势豪迈，非江西派可比。至如“归思恰如重酝酒，欢情略似欲残棋”（《次韵无咎别后见寄》），“千里一身浮泛泛，十年万事海茫茫”（《烧香》），“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等诗句，也都言近取譬，真切有味。

这一时期的诗在思想内容上已经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正确的政治观点，如《送七兄赴扬州幕》：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  
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  
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战局的关心，对敌人的痛恨，以及渴望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精神。“谁听”与“空怀”相应，诗人伤时的心情何等沉重；“心共碎”与“涕俱流”相连，诗人爱国的感情多么深厚！末尾展现出落花柳絮乱飞的景象，寄寓了诗人宏愿落空的慨叹，风格是豪迈而沉郁的。至如《刘太尉挽歌辞》（其二）、《送荫国器司业》诸诗，或为抗金将领刘锜辩护，或充分肯定太学生们斥逐奸党的行动，都表现了诗人的远见卓识。

## 二、中期诗歌

这一时期的诗歌包括在蜀和东归宦游两个阶段的诗，存诗共两千四百多首。“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几句诗正好是诗人自

已这一时期的最好总结。在这一时期的诗中，有李白、<sup>清</sup>  
岑参的影子，但又不全是李白、岑参诗的气象；有陶潜、王  
维的影子，但又不全是陶潜、王维诗的格调。对前人，诗人  
师其神而不师其形，从模仿走向独创，不事雕琢，不务奇  
险，重气骨，尚实际，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忽如“怒猊抉石，  
渴骥奔泉”，忽如“翠岭明霞，碧溪初月”，显示了放翁诗多  
种多样的色彩与光芒。

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发展，是陆游这一时期诗歌鲜明的  
特色。诗人生当南宋统治阶级文恬武嬉，苟且偷安之际，独  
以恢复为念，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表现这种  
意识与精神的作品，占此时诗歌创作的大多数。“逆胡未灭  
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诗人渴望消灭敌人的心多么迫切！“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的情绪又是多么沉雄悲壮！“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诗人简直是在向宋代列祖列宗盟誓自励！“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诗人的报国之心，何等坚决！“位卑未敢忘忧国”，更显示出诗人思想境界的崇高，今天听起来，还是那么惊警动人，足以使那些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愧死！诗人中兴祖国、消灭逆虏的  
美好理想，在《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观大散关图有感》、《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等诗中，或通过梦境的描写，或通过形势的分析，或通过希望的展示，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诗人所展现的胜利情景，是令人鼓舞的；“须臾收卷复把酒，  
如见万里烟尘清”，诗人在飞驰的想象中所描述的扫平逆虏后的清平景象，也是令人振奋的。

对民族敌人的切齿痛恨，对南宋统治阶级投降政策和腐

行统治的严肃批判，是陆游这一时期诗歌的又一鲜明特色。爱国之深与恨敌之切，是统一于陆游全部爱国诗篇之中的。“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春残》），就明确地指斥了投降派的错误；“党禁久不解，胡尘暗神州。……小人无远略，所怀在私仇”（《北岩》），就愤怒地斥责了统治阶级勇于内争而怯于外斗的无耻行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关山月》），就高度地概括了“隆兴和议”以后十几年的投降历史，指斥了南宋文臣武将奢侈腐化，醉生梦死，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罪恶。

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陆游这一时期诗歌的第三个鲜明特色。品味陆游这一时期的诗，其浪漫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梦境反映现实，表达理想；善于运用夸饰手法状物抒情；善于驰骋想象，任意驱遣万事万物来为抒写自己的情怀服务；善于运用错综多变的句法，把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注蓄于诗中，使诗充满力量。如《醉歌》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描绘出一幅神游世外、气吞山河的瑰丽图景；《醉后草书歌诗戏作》以酣畅淋漓的笔墨，遣鬼神、蛟螭、宝刀、大舸、霹雳于笔下，把诗人的醉后之态，草书之神，壮心不已之情，表现得十分生动，字里行间迸射出逼人的气势！

雄健豪迈风格的成熟发展，是陆游这一时期诗歌的第四个鲜明特色。诗人从宏观上把握现实生活，以“扛鼎”的笔力，一扫“力孱气馁”，使诗风向着雄健豪迈的方向发展。这种诗风在他的七言古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的七言古诗寓谨严精炼于奔放流动之中，如《风雨中望峡口诸山奇甚戏作短句》，句锻字炼，笔力苍劲，用意深曲，层层递进，正是雄健一面的代表；而《长歌行》把现实与理想结合起来抒写

情志，势如天马行空，长河注海，一气奔腾，音节遒劲响亮，正是豪迈一面的代表。其七言近体诗也具有这样的风格，如《楚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千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诗人奉诏东归，路过秭归，见到楚王城、屈原祠，抚今思昔，百感交集，形之于诗，既悲愤沉郁，又雄肆激昂。诗人用比兴手法，以“猿鸟”悲哀凄厉的鸣叫，突出了楚城的荒凉，曲折地寄托了自己的愤激的感情。

流美生动是陆游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又一个方面。读陆游的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诗，便有这种感受。所谓流美，是指诗境的流畅、圆熟、腴润；所谓生动，是指诗境的清新俊逸、曲折灵活。无论五律五绝也好，七律七绝也好，诗人在抒情、写景、用事、体物等方面，均能于工整熨贴之中，呈流畅动荡、变化多姿之美，由此成为杜甫之后最擅此体创作的一代宗师。如《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

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忆昔相逢。  
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春。

西塞山的月色是美的，东林寺的钟声是美的，招月亮来与自己共听钟声的奇思妙想尤其是美的。入蜀与东归均经过东林寺，中间有多少风云变幻啊！希望成失望，失望之中又有了希望，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情熔铸成了美的诗句，其流美生动的韵致，是令人倾服的。

### 三、后期诗歌

诗人生活的最后二十年中，由于家居山阴生活较空闲，每日以读书、写诗为务，随写随存，积六千四百余首。这时期的诗除爱国主义的主题仍占突出地位之外，反映农村生活、反映阶级矛盾的作品明显增多了。《农家叹》等诗，表现了农民在天灾人祸下，受“笞榜”、饥饿的痛苦。《春旱得雨》等诗，描写了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统治阶级却过着奢侈靡丽生活的不平现实。《春日杂兴》等诗，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以及诗人自己渴望改善农村生活的理想。《农家歌》等诗，描绘了民情民俗的美好画面，十分逗人喜爱；虽对农村生活有所美化，但却寄托了诗人厌恶鄙视官场生活，热爱劳动的理想。《村舍》等诗，表现了农民淳朴的性格及其对诗人感情的深厚。《戏咏山阴风物》等诗，笔调清新地画出了江南农村景物的美丽。

这时期的诗，与早期、中期的诗相比，表现诗人政治观点的诗更多了。有希望统治阶级注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抑制豪门大族残酷掠夺的，如《书叹》；有批判统治阶级一味粉饰太平，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如《癸丑十一月下旬，温燠如春，晦日忽大风作雪》；有尖锐批判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揭露阶级对立现象的，如《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其十）；有要求统治阶级广开言路，振作士气的，如《忧国》；有慨叹朝无贤才，社会风气极其败坏的，如《排闷》；有警告统治阶级不要轻视舆论，倒行逆施的，如《读史》，等等。诗是陆游反映社会生活的最好武器，其表现面之广，是罕见的。

这时期的诗歌中，有诗人坚强性格、乐观精神、淡泊生活的写照，如《解嘲》、《冬夜读书示子聿》、《五更读书示子》；

《夜行湖上》、《雨夜观史》等诗，或追求“书外”功夫，或重视“躬行”实践，或表示读书济世救民，或声明不肯与官吏同流合污，对读者都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

这时期的诗歌，风格趋于平淡，但仍有不少名章秀句，如《泛湖至东泾》：“春水六七里，夕阳三四家。儿童牧鹅鸭，妇女治桑麻。地僻衣巾古，年丰笑语哗。老夫维小艇，半醉掠藤花。”诗淡得不能再淡了，但淡得很有味道。古体如《湖山寻梅》(其二)：“小雪湖上寻梅时，短帽乱插皆繁枝。路人看者窃相语，此老胸中常有诗。归来青灯耿窗扉，心镜忽入造化机。墨池水浅笔锋燥，笑拂吴笺作飞草。”因为诗人善于捕捉、提炼日常生活的片断事件或随时兴起的某些感想，善于摄取自然界优美景物入诗，所以他的诗像秋水般自然流畅而不枯槁。

陆游的生活是丰富的，诗歌创作是丰富的。其爱国诗歌开拓了前人没有开拓的领域，给了后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正如宋人戴复古《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一诗所说：

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三春花柳无剪裁，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

历来研究陆游创作的人，大多在他的诗上用力，其实，陆游的词和文在当时也颇负盛名，不过他的诗继往开来，卓然大家，而词与文不免为诗名所掩罢了。

现存陆游词一百三十首，只有诗的百分之一点四，但他的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远非一味刻红剪翠的词人所能及。陆游沿着苏轼所开辟的道路，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丰富了词的内容，扩大了词的境界，特别是给词注入了

“家国之恨”这一深广的政治内容，使词获得与诗完全同等的文学地位。在陆游的词里，有人生失意的悲愤，有羁旅行役的感伤，有席间方外的酬唱赠答，有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有深挚动人的爱情的讴歌，有孤傲清高的品性的写照，还有一些游仙学道、纵酒狎妓的无聊篇什。相比之下，陆游的词更能反映其性格的复杂性与完整性。陆游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有时自命不凡，却又常常自暴自弃；他喜欢交朋结友，却又时时感到孤独；他感情充沛强烈，却又一味标榜“冷淡”；他自视清高，不耻贫贱，却又谦卑地求官于禄——然而他最突出最光辉的性格，则是八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的“拳拳君国，至死不渝”。因此，爱国主义仍然是陆词中最鲜明的主题。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空醉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这首词描述了南郑火热的军旅生活，充满了爱国激情，表达了词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陆游以诗表现从军南郑的心境，多是事后的追忆，而此词却是登高望远的即兴之作，因而情感分外热烈。此外，如《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汉宫春》（羽箭雕弓）、《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等词，都写在调离南郑前线之后，词人报国无门，壮志未酬，失望、怅惘、怨愤交汇在一起，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力量。陆游词中的爱国主义，不像诗那样直接披露，而是透过理想破灭的悲哀表现出来的。陆诗多从正面写理想，以表达自己杀敌的决心；而陆词除了极少数表现了一种期待心情外，多数是深深的叹息，沉重的失望，可以说

是从反面来写理想，这就决定了陆词的基调，不像诗那样高亢激越。

陆游词的风格是多样的，兼有豪放与婉约两派词的特点。由于平生仰慕北宋词人苏轼、秦观，因而陆游作词自然受到苏轼、秦观词的影响；然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他的词又不完全同于苏轼、秦观二人的词。从豪放方面来说，陆词不同于苏轼的“飘逸”，而是“悲慨”的，因为词人时时刻刻都在报国希望与失望的矛盾中受煎熬，苏轼却没有这种经历；从婉约方面来看，陆词不同于秦观的“细致缠绵”，而是丽而不纤，柔而不弱，不失英雄本色，因为秦观所关心的是个人的情感，而陆游所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其伤感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伤感，像《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就是这样的词。词里有笳鸣、雪映、铁骑似水的边塞风光，有灯残、漏尽、月斜窗纸的凄凉景象。梦境和实感交织对比，情与景融成一片，结尾以“鬓虽残，心未死”点明主旨，因而全词情感凄怆却也不乏昂扬的气概。

陆游词的共同特点是感情强烈，出语直率。有人批评陆游的诗“太露圭角”，用之于词也是准确的。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陆游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其词缺少含蓄，这和同时代的辛弃疾不一样。辛弃疾能入能出，每到结尾处，往往一笔宕开，将千言万语化作形象，让读者去领略其中味道；而陆游却常常是越说越激动，最后干脆来个“夫子自道”。王国维说“剑南有气而乏韵”（《人间词话》）这句话是非常中肯的。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感情正热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陆游的词，就大